

宗喀·漾正冈索等著

卓尼

生态文化

Zhuoni shengtai wen

卓尼
文化
丛书
1



甘肃民族出版社

GANSU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宗喀·漾正冈布 等著

卓尼

生态文化

Zhuoni shengtai wenhua

下



甘肃民族出版社

GANSU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上 册

绪 论 / 1

第一章 卓尼印象——旅行者眼中的卓尼和

卓尼生态文化 / 24

第一节 不朽的邂逅:约瑟夫·洛克与卓尼 / 24

第二节 其他旅行者小传 / 68

第二章 卓尼的自然环境与生态 / 100

第一节 卓尼的地质、地貌 / 100

第二节 卓尼的气候与环境 / 114

第三节 卓尼的自然资源与生态 / 120

第三章 12000 年以来卓尼自然环境与生态文化的变迁 / 147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以前卓尼的古气候、生态环境与
人类活动踪迹 / 147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卓尼及古文化遗址 / 150

第三节 前吐蕃时期卓尼的自然生态与文化 / 158

第四节 吐蕃帝国时期的卓尼 / 161

第五节 藏传佛教兴盛时期的卓尼生态与文化 / 165

第六节 近现代卓尼生态与文化的变迁(1840—1949) / 176

第七节 1950 年以来卓尼的生态与文化变迁 / 188

第四章 可持续发展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森林文化 / 208

- 第一节 卓尼的游牧文化 / 208
- 第二节 卓尼的农耕文化 / 229
- 第三节 卓尼的森林与文化 / 249
- 第五章 卓尼的神山圣水 / 270**
 - 第一节 卓尼的神山 / 270
 - 第二节 卓尼的圣水 / 287
 - 第三节 卓尼的神山圣水系统与生态实践 / 298

下 册

- 第六章 卓尼政教合一制度的兴衰与生态文化的演变 / 307**
 - 第一节 前佛教时期卓尼的宗教信仰和生态 / 308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卓尼的传播发展与卓尼生态文化的演变 / 315
 - 第三节 卓尼大寺生态文化实践 / 326
 - 第四节 卓尼嘉波与卓尼的生态文化实践 / 326
- 第七章 卓尼的生态环境与人文聚落 / 331**
 - 第一节 卓尼古代的环境与聚落 / 331
 - 第二节 近现代卓尼的环境与聚落 / 342
 - 第三节 当代卓尼的环境与聚落 / 352
- 第八章 卓尼的生态环境与交通 / 366**
 - 第一节 卓尼的古代道路、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 / 366
 - 第二节 当代卓尼的交通 / 379
 - 第三节 卓尼古代交通文化与生态旅游 / 389
- 第九章 卓尼的物产与饮食 / 397**
 - 第一节 卓尼的物产 / 397
 - 第二节 卓尼的饮食和饮食文化 / 407

第十章 卓尼的生态与医药文化 / 423	
第一节 卓尼藏医药资源概述 / 423	
第二节 卓尼医药文化简史 / 454	
第三节 卓尼的生态与传统医药文化 / 471	
第四节 卓尼传统医药的未来 / 481	
第十一章 现实世界的甘南香巴拉 / 492	
第一节 卓尼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 494	
第二节 卓尼的节日与礼仪文化 / 504	
第三节 卓尼的服饰文化 / 516	
第四节 卓尼的歌与舞 / 526	
第五节 卓尼的传统体育与游戏文化 / 536	
第十二章 卓尼的地名与自然生态 / 548	
后 记 / 571	



第六章 卓尼政教合一制度的兴衰 与生态文化的演变

卓尼传统上是个以藏传佛教信众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直至今日,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约占该县总人口的80%以上。藏传佛教及其藏传佛教文化,在卓尼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大部分卓尼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15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藏传佛教与当地的嘉波统治制度相依相扶,形成具有卓尼特色的政教合一制度。

得益于藏传佛教、藏族传统文化和卓尼嘉波的统治制度,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在整个甘肃,卓尼是一块平静而又惬意的地方……远离纷争、兵戎和骚乱”(Joseph. F. Rock 1925)。卓尼和她所属地区的自然风光和生态“是如此令人惊叹,如果不把这绝佳的地方拍摄下来,从而拥有它无以伦比的美景,我会感到是一种罪恶。”“我平生未见如此绮丽的景色。如果《创世纪》的作者曾看见如此美景,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这块地方让我震惊,广阔的森林就是一座植物学博物馆,绝对是一块处女地……使我们仿佛迷失在仙境一般。如果这块被神封闭的地方开放观光——我肯定这在几百年后才会发生——它将会成为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和所有观光者的胜地……”(Joseph. F. Rock 1926)。在整个中国的西北“唯卓尼风景最胜”(顾颉刚 1937)。



第一节 前佛教时期卓尼的宗教信仰和生态

一、尊崇万物的史前信仰与生态体系

山水、树木、土地 自古以来,在藏人的观念深处,雪域高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似乎都可以被看作是神意的昭示。几乎任何一座山峰和水域都有神灵,这些神祇和精灵主宰着人们的吉凶祸福。卓尼藏人的山水崇拜中,既有全藏区共同信仰的神山和圣水,也有地方性的神山和圣水。阿尼玛卿、念青等山神等全藏性神山也是卓尼人最为景仰的至高山神。卓尼人敬奉的主要山神有阿乃日扎大山神等。据说阿乃日扎神山连同腊利大山、斜藏大山、华尔干、光盖山、迭山和西倾山(藏语可 kLu R Kha,勒卡日)组成为甘南地区的一神山大家族。

山神崇拜的主要仪式是祭山神 卓尼人的山神崇拜和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和他们的农牧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卓尼可分为边缘高寒牧区、中山峡谷农林牧结合区、洮河沿岸农业区、中部农牧结合区等几个生态区。旱、涝、雹、霜冻和地震是卓尼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威胁。人们相信祭山神可使其欢愉以免遭上述诸多不幸。据查,卓尼自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1990 年间,各类自然灾害频繁不断,其中明确记载的地震灾害有 18 次之多,造成人民饥馑和牲畜死伤的寒雪霜冻有 6 次,雹灾 14 次,洪涝灾 14 次,旱灾 8 次,鼠疫、痢疾、麻风病、牛瘟等 9 次,其中有两个年份同时遇到霜冻、大旱、冰雹、洪涝等。农历六月十七日左右,卓尼许多地区会举行祭“拉泽”或“攒山神”会。祭山神



卓尼政教合一制度的兴衰与生态文化的演变

一般用木杆和箭牌。木杆一般上端削尖，系上彩绸或彩带，象征箭杆。箭牌一般是由长2、3尺，宽3寸的薄木板制成，上绘五色云图，有男性手执其中一种，于山头指定地点集中，插成一簇，上缠嘛呢经幡，下部以石块固定，周围护以木栅和荆棘丛，并扯白毛线网罩，箭牌上的红色据说代表太阳，绿色代表草原森林，黄色代表五谷杂粮等，拉泽神山祭祀仪式看上去保留了藏族前佛教时期土著宗教的许多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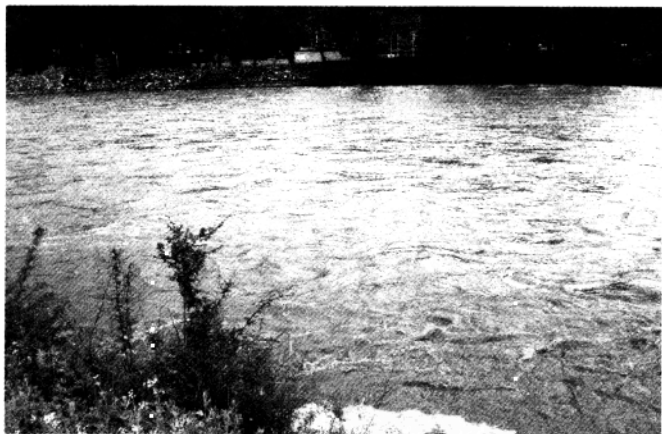


拉泽祭祀(作者摄于20007.6)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卓尼历史上出现的洪涝、霜冻、干旱等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洮河流域的藏人把他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水源(包括林中小溪、村边泉水)当作神泉圣水。流经卓尼的洮河，藏语称做“碌曲”(kLu Chu)。kLu相信是一种生活在地下(主要在水中)象蛇一类的易怒的精灵，可以行雨并引起某些疾病。^①发源于今碌曲县西南西倾山和它的支脉李恰如山南麓的代富桑草原，“碌曲”的名称蕴含着吐蕃特先民对洮



河水的敬畏。卓尼杓哇乡的阿玛周措圣湖(冶海)为甘南境内五大圣湖之一,每年都有各方信徒前去祭湖。阿玛周措圣湖是卓尼人人皆知的著名圣水。申藏铁占山药水泉、尼巴什巴温泉因其特殊的疗效也广受尊崇。



流经卓尼县城柳林镇的洮河(作者摄于20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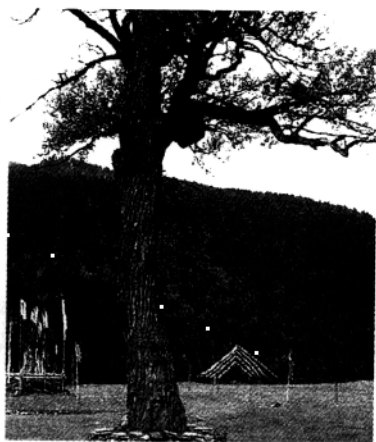
树神 在青康藏高原的每个村落几乎都有被视为神树的树木,一旦被视为神树后,得加倍呵护,更不得砍伐,不得在神树周围大小便,不得在树上或周围扔脏物等,以免引起树神的不快而招致灾祸。卓尼县境内森林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洮河南北两岸均为苍郁的森林所覆盖,县域东北部的恰盖、康多、杓哇等地也有大片的原始森林,那里有许多神树、神林。树木崇拜延续至今,许多人相信人的灵魂会附着于树木,伤害树木即是伤害人自己。卓尼境内大片的山林以及傲然独立在田边、地垄、山岗上的参天大树因这一古老习俗而得以保存至今。当地藏人认为,在神树附近动斧动刀会遭致报应,从神树下经过时,神色虔诚,不



大气大声说话。



木耳镇叶儿村的神树



卓尼县大峪沟旗布寺前的神树

土地神 大地孕育世间万物,人类赖大地而生存,农事更与土地密不可分。因干旱、冰雹、霜冻等,卓尼的农业收成极不稳定,有的年份会颗粒无收,发生饥馑,有时同一年份,这一块地丰收,另一块地歉收,有时候比较贫瘠之田收成好,而地力肥之地反而收成不好,人们往往会将之归于土地神(gZhi bDag 或 Sa bDag)等的操控等。凡有“动土”之事,先要请宗教职业者举行敬奉土地神的仪式。逢年节时,即除夕或大年初一等更是不能忘了敬奉和献祭土地神。“动土”之事主要有春耕夏播、建房开地基、开荒辟地等,当地藏人认为,地神处处皆在,平日多敬奉,则保田间、地边劳作时平安无事、庄稼丰收;反之则不然。

动物崇拜 在藏人的观念中,动物具有神性。许多动物如雄狮(尤其是传说中的雪山狮子)、神牦牛(尤其白牦



藏区神鹰(作者摄—2006.8)

牛)、马、狗、猕猴、兔、蛙、鱼和鸟(尤其是鹰和传说中的 Bya Khyung)等自古以来尤受藏人崇敬。卓尼境内传统上更是禁止猎杀神牛、神羊、神鹰等,此风俗习俗延续至今。

二、苯教

根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宗教源流史》(Thu'u bKwan Grub mTha'),吐蕃特地区所弘的苯教分为三大派。一为“朵苯”(brDol Bon),二为“恰苯”(‘Khyar Bon),三是“句苯”(bSGyur Bon)。这三派代表苯教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朵苯“唯下镇鬼怪,上祀天神,中兴人宅而已”;恰苯始有“见”(lTa,哲学与宗教见解)可说。句苯又可音译为“译苯”,是深受佛教影响和同化的苯教,改译过许多佛教经典,是吐蕃特后弘期(Phyi Dar,始于公元10世纪)与佛教竞争和交流的结果。

学者们相信苯教在吐蕃王朝早期被王廷作为国教尊崇。但



卓尼政教合一制度的兴衰与生态文化的演变

吐蕃朝第三十六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王室和赞普极力扶持佛教,佛教的影响日渐扩大,苯教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但佛教也开始了它大规模的吐蕃特本土化运动,大量吸收苯教神灵,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吸收苯教的一些教规和仪式作为佛教地方化的手段,并取代了苯教在吐蕃国教地位。苯教徒面临权势的下降和地位的丧失,一方面与佛教斗争,也吸收佛教的有益成分,使苯教进一步系统化,以适应社会的新需求,一方面转入地下或边远地区发展。此一时期,据信苯教徒在安多的活动比在卫藏要自由得多,包括卓尼在内的甘南地区很可能成为了苯教的一个重要中心。根据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的《安多政教史》(mDo sMad Cho 'Byung)等的记述,苯教到13世纪时在安多也开始衰落。萨迦派领袖八思巴等借助蒙古帝国中央政府的力量,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勒令安多地区的苯教寺院和宁玛派寺院纷纷改宗;到18世纪满清廷征服苯教中心大小金川,此后苯教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狭小,直至上个世纪又历经了“文化大革命”等的浩劫,很多苯教寺院被迫关闭,苯教徒也隐其身份。苯教虽遭受极大的损失,但并没有在安多地区灭绝,而是顽强地存在了下来。据说直到现在苯教在卓尼的大峪沟、纳浪、卡车及北山部分地区仍比较活跃,当地举行婚礼、丧葬、祭神等活动时,还请苯教教师主持司礼及攘解仪轨。

根据《卓尼县志》提供的信息,1957年卓尼大寺系统所辖寺院中,卓尼境内有八座苯教寺院。

三、自然宗教和苯教生态伦理观

苯教朵苯时期的信仰特征表现为大自然崇拜,崇拜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山林水泽等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并且重祭祀、占



卜、跳神禳解等。重大祭祀活动要杀生献祭。卓尼县和夏河县境内的太子山(阿尼年卿)和才波扎干山被封为祖先之神或部落的保护。在神山崇拜中,不仅神山是有灵性的,就连神山中的树木花草、石头河流、飞禽走兽都是神山的有机组成部分,出于对神山的崇敬,禁止利用神山核心地带的资源,特别是砍伐树木和打猎,绝对禁止。

恰苯时期也承袭了日月星辰、天地山川、山林水泽等自然崇拜的内容,但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步入了另一高度,与此前的“杀生害命”的苯教有所不同。苯教的自然环境意识中,认为太空中时常游荡着各种神灵,清澈见底的河流和湖泊中盘踞着碌神,并将众多的神分为对人类有害、有益、无害三种类型。对这三种类型的神都应加以供奉,不去触怒对人类有害的神,从而在苯教的经典中形成关于保护自然环境与破坏自然环境之利弊的告诫。如在苯教《甘珠尔》中,告诫人们平等对待世间一切生命。有关保护好自然环境的经典很多,诸如《黑白花济龙经》、《百万土地神、龙神、年神、道神四经》等,在这些经典中不仅讲述了为何要祭祀土地神、鲁神、年神等神灵及祭祀的意义,还记述了祭祀内容等。雍仲苯教关于生命的观点和保护自然的教诫,渗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理,苯教教义以众生平等为理论基础,禁止猎杀飞禽走兽,特别是禁止猎杀稀有动物;禁止焚烧和盗伐植物以及森林;禁止污染水源;禁止焚烧不洁之物。所以苯教对自然界的态度始终是尊重、谨慎和回避。

苯教经典中的朴素的环保思想和佛教思想的融合,在藏人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有深刻的影响。甘南地区藏人对土地神、湖神、水神、龙神的崇拜祭祀可以被看作是苯教留给的遗产。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卓尼的传播发展与卓尼生态文化的演变

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甘南地区相继出现了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等藏传佛教教派及相应的寺院。

佛教在吐蕃帝国时就可能由卫藏及中原或其他地区传入卓尼,《洮州厅志》重兴寺碑文记说载:“洮古边地也,出城之域西二十步许,有寺焉,曰‘竹当恰盖’,番名也。寺创于唐,自唐而宋,千年有余,其名不替,循故事也。迄至国朝洪武十六年,寺重修,改名重兴寺,敕赐也。”

一、藏传佛教在卓尼

宁玛派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教派中最古老的一派。据《安多政教史》等的记述,宁玛派是在公元9世纪中后期吐蕃赞普朗达玛抑佛时传到甘南藏区,当时卫藏僧侣辗转逃至安多地区的大小宗口喀地区(湟水、黄河、洮河流域)。卓尼早期的寺院可能为苯教寺院和宁玛派寺院。卓尼大寺据传原为一座苯教寺院,后成为宁玛派的静房(R:KhrooD),13世纪时据说在八思巴的授命下建寺并改宗萨迦派,15世纪格鲁派兴起时,又改宗格鲁派。据统计,至1957年,卓尼大寺所辖宁玛派寺院共六座。现今境内仅存的宁玛派寺院是康木车寺,位于完冒乡康木车村,该寺创据说建于13世纪初。据传,最初寺址在卓尼县城,后来搬迁到阿子



塘包家寺，后又迁到康木车至今。康木车寺每年举行四次大的宗教活动。

萨迦派

萨迦派在卓尼的传入以卓尼大寺的建立为标志。据《安多政教史》记述，八思巴约于13世纪60年代年途经卓尼时，看中了这块原由宁玛派小寺占据的山川毓秀钟灵之宝地，命精通经典的萨迦派格西喜绕益西在此建寺弘扬佛法，喜绕益西于公元1295年建成寺院，并举行了开光仪式。萨迦派在包括卓尼在内的甘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寺侧的宁玛派小寺也随之废弃。卓尼大寺在当时成为萨迦派在甘南的一大根据地，此外，萨迦派相继在洮岷地区建成了垂巴寺、岔道儿寺、叶尔巴桑竹林（侯家寺）（月巴桑主林）、马闹寺等五大寺院，并将当地原有的竹当寺、车八寺、录竹寺、禾驮寺等寺院改宗为萨迦派寺院，鲁琼达合仓寺在此期间也由苯教寺院改宗为萨迦派寺院。此时，卓尼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卓尼大寺为中心向四围渐次扩散的萨迦派寺院格局，萨迦派在卓尼成为主流教派。

格鲁派

格鲁派在卓尼地区的传播可追溯至卓尼大寺堪布仁钦龙布。公元1455—1464年，仁钦龙布赴拉萨修习，正值卫藏各寺改宗格鲁派，盛行格鲁派显密两宗教义，仁钦龙布通达格鲁派显密精义后返回卓尼，在卓尼嘉波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卓尼大寺率先改宗为格鲁派，改寺名为“噶丹谢珠林”（dGa' lDan bShad gGrub gLing）。随之格鲁派取代萨迦派而成为在卓尼最为有影响的教派，卓尼大寺成为嘉波治下诸寺院的实际上的宗主寺，卓尼境内原有的萨迦派寺院等纷纷改宗格鲁派，格鲁派的新兴寺



院也不断被建成。

二、卓尼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

卓尼境内藏传佛教寺院以格鲁派寺院居多，形成间有萨迦派和宁玛派寺院的多元并存格局。据 1957 年统计，全县共有寺院 63 座。除了卓尼大寺，其他重要的寺院包括：

恰盖寺 藏语称“勒雪林”(Legs bShad gLing)，意为“箴言洲”。位于县境北部距县城约 50 公里的恰盖乡，公元 1587 由恰盖噶居哇·敦悦嘉措创建。在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日，举行朝山活动。恰盖寺在历史上隶属卓尼大寺，由卓尼大寺委派法台主持寺务，与拉卜楞寺也有教务往来。其教区主要在原卓尼嘉波所辖的北山四“茹”(Ru 又译“渡”)，即今卓尼县的恰盖乡、完冒乡和申藏乡的部分地方。20 世纪 50 年代，有寺僧 300 余人，1966 年恰盖寺建筑被毁，1984 年重修大经堂和一部分僧舍，现有僧人近 200 人。

旗布寺 也称“纳道寺”，藏语称“罗桑德庆林”(Lob bzang bDe chen gLing 善慧大乐洲)、“噶丹曲林”(dDa' lDan chos gLing 具喜法洲)，位于洮河南岸木耳镇辖境旗步沟口。旗布寺原建于旗布沟燕麦沟口的“斯哀告”台地上，距现址 1.5 公里，遗址残垣痕迹明显，遗址内尚有土围墙残基，有炭层出现，后因改宗，约于 17 世纪迁至今址。该寺隶属卓尼大寺，并由卓尼大寺委派法台主持该寺教务。1958 年旗布寺遭遇火灾，建筑除大经堂外无一幸存。旗布寺三年一次、为期七天的嘛呢会远近闻名，阴历五月初一至初七，临近木耳镇的村民们前来祭祀神树和山神。

杓哇寺 藏语称“杓哇克珠林”(Sho Ba mkhas Grub